

地边上的羊角花

□陈望伦

五月的山间,除了地里疯长的庄稼,空中滚烫的日头,便是那地边上从早割到晚也割不完的杂草荒林。

搞不清,又叫它们废草还是肥草,又或许为粪草。总之,我得挥着锃亮的镰刀,将它们统统割掉,不再荒芜庄稼。使用牛皮条将它们集成捆,背到圈中,让牲畜拱食。其间,不曾想过,它们不喜欢。就像日头不曾问过我,热得受不受得了。

我一个劲地割着,汗珠溢出肌肤,不经意间爬上额头,爬到鼻梁,爬满脸颊,甚至爬到了背部的衣服上。哎哟,冷不防左脚踝被一只红蚂蚁给叮咬了一下,我顺手将其拍掉在草丛里。只见一地的蚂蚁在交头接耳地乱窜,原来,这里藏匿着一个偌大的蚂蚁王国。

有一股刺鼻的异味,源自它们遭遇侵扰时发射出的“蚂蚁尿”。听说红蚂蚁是坏蚂蚁,黑蚂蚁是好蚂蚁,我界定它们的好坏,跟它们是否叮咬人有关,因从未被黑蚂蚁咬过。不过,长有翅膀的蚂蚁倒时有所见,感觉挺神秘的。我一只手握舞着小木棍直捣蚁穴,主宰了它们的命运,不曾想过它们愿不愿意。

“老三,老三……”妈妈在远处喊我。我立即应声道:“在这儿,在这儿。”

“睡不得哟,虫子要钻进耳朵里。”“哦,我没睡呢。”

“咋半天没动静呢?”“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顺手摇了摇身旁的羊角树。翠绿的枝叶没有刺,粉红的花朵映在蓝天里,漂亮极了。似一把花伞为我遮挡烈日的炙烤,些许的惊喜,隐约的美意,滋生出钟爱于它的情愫。我不禁遐想:“明天我就要上学了。要是以后妈妈割累了,晒热了,来这儿坐坐,休息会儿,乘乘凉,该有多好呀!”

“别偷懒哟,割了半天还在那儿。”“妈妈,妈妈,能不能不割这株羊角花?”

“不行,留它能当饭吃吗?它有庄稼重要吗?”“可整个地边只留下一株,也影响不了庄稼成长呀!”

“你这孩子,倔个啥?留它有啥用?”“要不,我今天多割一捆草,您就留下它吧!”“好吧,好吧,犟不过你。”

我兴致勃勃地搬来一面石板,在下面塞砌好石块后,用屁股在上面试坐了几下,四平八稳的,简易的座凳便成了。

我多割了一捆草,得到了妈妈的夸赞,更重要的是保留下了这株长在地边上的羊角花。

再后来,我上了一个星期的学,放假来到地边寻觅时,已不见了那株羊角花。

再以后,我长大了,在别处见到过各式各样的品种,也知晓了这种植物又名杜鹃花、映山红,却终不是当初那株长在地边上的羊角花。

散文

一块石头两个传说

□周建华

罗江白马关,有一座鹿头山,古时又称鹿头关。鹿头山上有一座祭祀三国时蜀汉军师庞统的靖侯祠。离靖侯祠不远处,有一座兀立的小山包。山顶上长满了野草、地势平整,远远一看,和周边的丘陵小山并无区别,走近一看,就会发现山的侧面露出来的都是层层叠叠的岩石。

罗江地区最常见的岩石是青石、砂岩,但这座小山露出来的岩石却不一样,不但黝黑,而且坚硬如铁。岩石中间嵌满了无数大大小小的砾石,在阳光下,隐隐发出金属的光泽。绕山细看,整座小山就是一块大石头,当地人把这块大石头称作点将台。在周边的山谷里,到处零零散散分布着这样的石头,但离开了鹿头山,这样的黑石头却很少见了。

为什么鹿头山会有这些黑石头?民间有很多传说,但要说起来,这些传说都与点将台有关。关于点将台的传说,有两个版本。

第一个版本和张飞有关。说是东汉末年,群雄逐鹿,刘备在军师庞统的辅佐下,准备从鹿头山攻取成都。鹿头山是进入成都的最后一道屏障,正如杜甫《鹿头山》所写:“及兹险阻尽,始喜原野阔。”翻过鹿头山,便是百里平原,只要攻下鹿头山,大军便可直抵成都。不料,庞统在鹿头山落凤坡误中埋伏,被乱箭射杀,让夺取成都陷入困境。紧要关头,刘备调来五虎上将张飞,誓要夺下成都。鹿头山与成都之间是雒城,守将名张任,是一员猛将,正是他设下埋伏射杀了庞统。张飞立下军令状,誓死要捉住张任,攻下雒城。张飞定下计策,利用夜色进军,在金雁桥伏击张任。进军当晚,张飞在点将台处连夜点兵,为了激励将士奋勇向前,张飞发誓,所有将士必须在天明前点完,保证到达埋伏地点;若是到了天明,还未点到的将士就会化为石头。点将台以及周边的那些黑色石头就是那些到了天明还未点到的将士化成的。

那一战,雒城守将张任被杀,之后张飞率大军长驱直入,兵临成都,益州牧刘璋自尽,刘备以成都为都城建立了蜀汉政权。

传说的第二个版本和诸葛瞻有关。说是三国末期,魏国大将邓艾奇袭成都。邓艾绕过天险剑门关,偷渡阴平关,突然来到鹿头山,那时鹿头山下便是绵竹关。绵竹关一过,便是一马平川,蜀汉都城成都再无屏障。要想成都安全,必须死守绵竹关。镇守绵竹关的大将是诸葛瞻之子诸葛瞻,因为绵竹关地处蜀汉腹地,驻军几乎没有参加过前线战争,缺少实战经验。面对突如其来的魏国大军,诸葛瞻带领的蜀军无力对抗,但绵竹关的存亡,涉及到蜀汉存亡。诸葛瞻决定在鹿头山与邓艾大军决一死战,誓将魏军挡在成都大门之外,点将台正是诸葛瞻御敌点将之处。蜀汉将士在诸葛瞻的激励下,竭尽全力,拼死奋战,直杀得血流遍野,终因实力差距不敌魏军。蜀国将士纷纷倒在魏军的刀剑之下,尸横遍野,诸葛瞻和儿子诸葛尚也未能幸免。传说蜀汉将士战死倒下后,便化作这点将台一带的黑石,形成一道屏障,阻挡魏军的进攻。

战争最终以魏军胜利而结束,绵竹关失守,邓艾大军直抵成都,蜀汉政权土崩瓦解,刘禅投降,蜀汉灭亡。后人为纪念守卫家园死难的蜀汉将士,便把这里称作倒湾,意为蜀汉将士倒下之处;而那些黑色的石头,就如穿戴盔甲的将士们,千百年来,依然履行着守护成都的重任。

两个传说,主角不同,却同样悲壮。两场战争,一攻一守,但都是为了争夺鹿头山,鹿头山失守,成都的大门便被打开了。有人说,罗江是“蜀道门厅”,或许,这便是根源。

金银寨下往事如烟

□杨明强

记忆中的老家,总是很美好和令人怀念的。我的故乡位于川北营山县清水乡,祖籍在军营寨(乡亲们俗称“金银寨”)下的老银村,老屋正好坐落在清水湖畔。

远远望去,山上森林茂密,郁郁葱葱。山间的小道两旁,也是大树林立,遮天蔽日。半山腰也常有山岚烟云,宛如轻纱曼舞,与墨绿的山林动静交织。山巅之上,那些游走的洁白的云朵,点缀着碧空如洗的蓝天,让人心花怒放。

金银寨,这座山并不算高,海拔还不到一千米。但由于这里常年封山育林,形成了大树林立、鸟语花香的良好生态环境。同时,金银寨又有古老的传说,也增添了她的神秘色彩。早在元明时期,这里是一座储藏金银的富矿,皇上曾派千人队伍开采和冶炼。数年后,大量的金银财宝被送往皇宫。不久,因战乱中断,不少金银财宝被秘密埋藏于山上的某个山洞,然后填满土石与大山森林浑然一体。后来,此山因此得名“金银寨”。

说起我家的老屋,颇有几分特别和神奇:从金银寨山顶,自上而下,到清水湖畔,有一条凸起的南北走向的地形带,酷似龙身龙脊,我家老屋位居龙头位置,老屋左右两边有两口清澈明净、汪汪一碧的水井,恰似巨龙的一双眼睛。我家的曾祖父母、祖父母、大叔等祖先、长辈仙逝后,都先后安卧于巨龙的腹心地带。

老屋门外的清水湖,实际上是一座超大型水库。早在1957年,全县组织数万群众大兴水利,修建清水水库,开凿千里渠,打造成了连通10多座中、小水库的蓄水工程,形成了一个长藤结瓜、自流灌溉的“千里渠”灌区。除了保障全县城区居民生活用水和工业用水外,还通过“千里渠”流经20多个乡镇,灌溉26万亩农田,为农业大县的水稻丰收作出了重大贡献。

1963年,我诞生在这山清水秀的老家。当年,母亲田秀碧在远隔10多华里的青山公社工作,临产前才回到父亲杨英孝的老家。

我刚学会走路不久,父母作为基层干部,被南充地委统一派往广安开展为期一年半的“社教”工作。父母将我这个“小不点”托付给婆婆何正清和大妈邓素清。

当时物资匮乏,生活清贫,婆婆想方设法为我“开小灶”。我不仅吃过大妈的奶,婆婆还把我抱到邻居阿姨家讨要过好几次乳奶。

父母三个月才能回老家看一次我。刚一岁半的我一下子扑到母亲的怀抱,大哭起来。第二天一大早,父母又要启程去广安两个不同的山村。婆婆抱着我送父母出门,依依惜别。望着渐渐远去的两个背影,婆孙俩一脸惆怅。当时的我,竟然会说:“走远了,走远了,看不到爸爸妈妈了——”并一个劲地用手示意,指向远方。

老屋门前,毗邻河水淡绿的清水湖。杨柳岸,渔船两三,白鹭五六只。拦河坝,牛羊成群,牧笛悠扬——这里,成为我童年时代心驰神往的乐园。

每当小学临近放暑假,我总是盼望着早日回到故乡,跟着堂兄堂弟等小伙伴们玩耍。上山探宝、捉迷藏,下河游泳、捕鱼,尽情享受着假日自由放飞的乐趣。

和小伙伴们的清水湖畔和河坝游泳、放牛,是最开心的事。

那时,还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我能从家门口下水,一直游到清水水库的乡镇岸边,足有两公里多。蛙泳、侧泳累了,多半采用仰泳,一会儿轻松慢游,一会儿静躺假寐。回归岸上,我们再骑在牛背上,聆听着阿哥吹奏的牧笛声,心满意足地踏着夕阳归去。

如今,清水湖畔的几个村社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里成了国家湿地公园,清水湖已成为惠泽大美营山的一颗璀璨明珠,成为川北革命老区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成功典范。

金银寨下,往事如烟;清水湖畔,如梦如幻。我童年里,那些以梦为马的情思与理想,就在这背靠青山、头枕绿水的地方生根、发芽……